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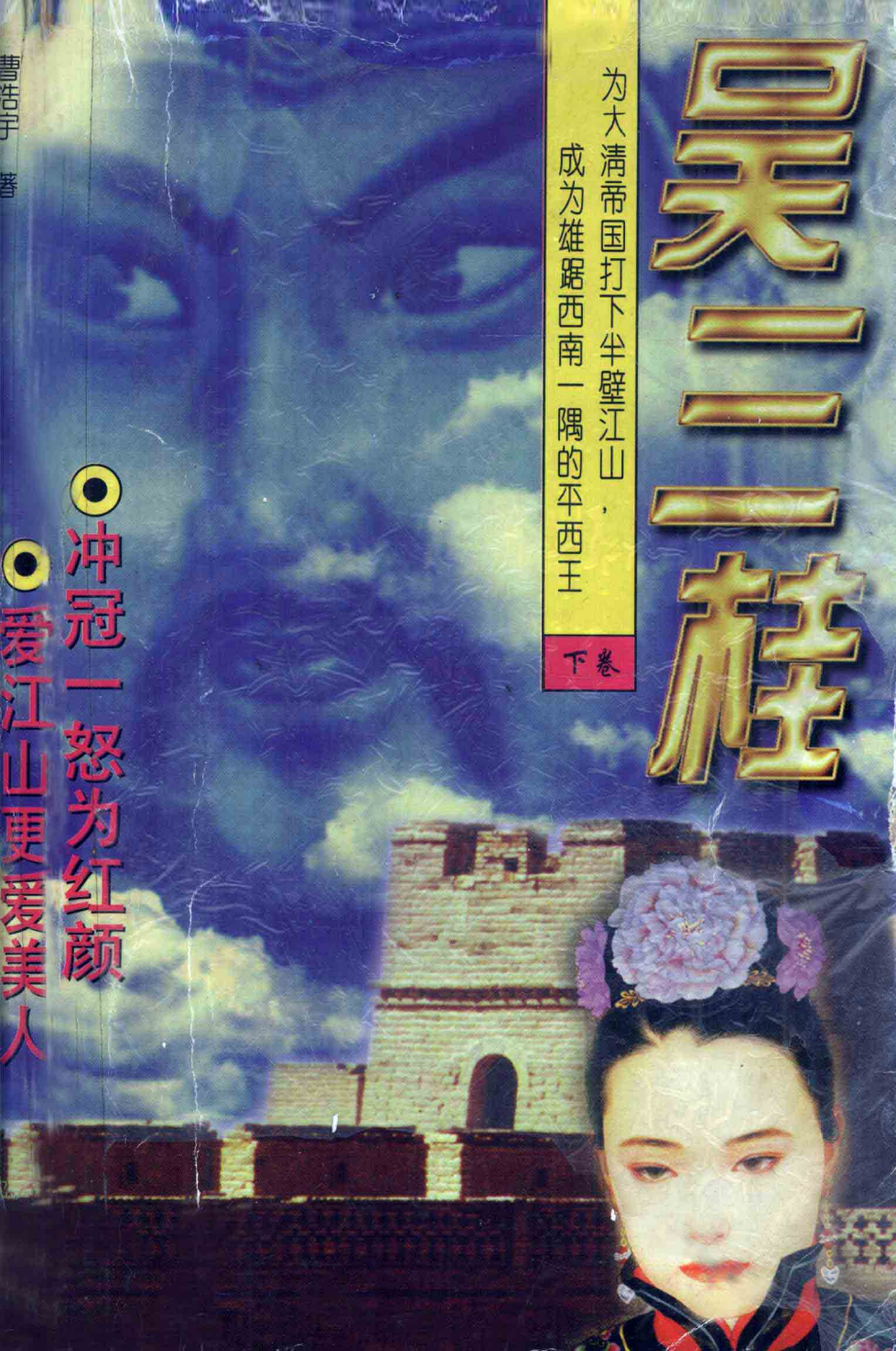
吴三桂

为大清帝国打下半壁江山，
成为雄踞西南一隅的平西王

下卷

● 冲冠一怒为红颜
● 爱江山更爱美人

曹浩宇 著



曹浩宇 著

吴三桂

(下 卷)

沈阳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自 300 多年前甲申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起，人们对吴三桂就众说纷纭。

京城告急，镇守边关的吴三桂奉旨弃地回师。然而，兵临京城，得到的却是京城已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占领，崇祯皇帝已死，朱明王朝已灭，家破人亡，爱妾陈圆圆也被霸占……吴三桂昏死了几天几夜。

于是，作为一个年仅 15 岁即血战救父又历经明清松锦大战而崛起辽东的青年统帅，领兵入勤京师，大战山海关，破闯河北，为大清帝国打下了半壁江山，直至云贵开藩，从而成为雄踞西南一隅的平西王。

那么，作为一个多才多艺、倾国倾城而又命运多劫的苏州名妓陈圆圆，当那个多情的枭雄在冥冥野心的驱遣下，抒写着丛林悲歌，帝王见血，辞藩保藩、反清复明直至称王长江而做着天子大梦之时，她却在峨嵋山遁入了历史的空门，那枭雄也就惟有在阴谋奇变直至龙袍加身之时，于电闪雷鸣之中无奈地隐然而去……

目 录

引 子	(1)
-----------	-----

一、崛起辽东	(3)
--------------	-----

“这孩子出生之时，出而复回两次，第三次方生了下来，且是立着生的，幸喜母子平安。贱内生产时，似觉得有雄鹰击打，恰巧我从军营回来，看见确有身長丈余的巨鹰立于屋脊，长鸣三声，绕宇三匝而去，我心中颇为惊异，又听见小儿竟然咯咯发笑，目能视人，不哭不闹。种种怪事，令人费解”。

二、归京无路	(55)
--------------	------

“大帅，紫禁城破，皇上自缢于煤山……”

吴三桂大叫一声，一个趔趄，便从马上直挺挺地摔了下来。

三、血洗京都	(99)
--------------	------

“原来崇禎老儿住这么好的地方！”

“这下好了，这皇宫可是咱们的了！”

四、红颜命薄	(145)
--------------	-------

一月三抢，陈圆圆真如一件稀世珍宝一般。她不禁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叹。

五、冲冠一怒 (183)

吴三桂牙齿咬得咔咔直响。骤然间，他转过身抽出兵器架上的斩将刀，突然发出一声只有听到过一只受伤的狮子的吼声的人才能想象得出的喊叫：

“李自成——！刘宗敏——！”

六、骑墙借兵 (220)

多尔衮好不厉害，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进军山海关，这是否别有用心，难道他准备武力取山海关不成？可是又为什么派使者出使吴营，这到底是缓兵之计，还是别的什么？

七、山海关战 (259)

一阵尘埃四起，随着一片喊杀声，满洲兵冲进战场。这些早已忍耐不住的铁骑，如今得令出线，真如猛虎下山，其势难当。

八、自成逃京 (287)

李自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一字一句地道：“给我放火，把这皇宫全给烧光。”

九、河北破闯 (336)

李自成此时等得早已心焦，见吴三桂停步不前，便命队伍上前迎战，吴三桂见闯军数队齐进，大异往常，所以按兵不动，静心观察战场上的一切。

十、闯王死谜 (387)

程九伯和金昌走近观看，见地上躺着的人果然鹰鼻高额，正是城门画像中的李自成。

十一、云雨三载 (420)

这时，吴三桂的目光、面容、表情，都象一个大孩子，洋溢着真挚之情，陈圆圆心头一热，鼻子一酸，竟掉下泪来。

十二、弓弦见血 (467)

牛皮弓弦被吴三桂绞住——收紧——他两手一用力，一声低沉的惨呼从永历帝的喉咙里发出来，紧接着，一颗人头直落地下，这位帝王的头颅竟被绞断了。

十三、金刚人面蛇 (512)

躺在卧榻上的八面玲珑紧闭双眼，好像一头任人宰割的无辜羔羊，灯光下，她的肌肤晶莹如同纯洁的白雪，她的身子却越发的火热，腾腾的热气一团团地向吴三桂扑来。

十四、帝王斗法 (558)

尚之信欣然接受，他把一小杯烧刀子灌入口中，那烧刀子一入喉咙便火辣辣一条线，直贯丹田，他觉得浑身燥热，便解开胸前的扣子。

十五、密谋辞藩 (607)

终于，吴三桂再也耐不住了，他觉得再也不能这么旷日持久地对峙下去了。

十六、杀机暗藏 (649)

魏东亭急忙上前躬身道：“你错怪穆子煦了。幸亏他早去一步，那女人身上有毒！”

十七、二虎反叛 (687)

王辅臣定睛一看，大吃一惊，人头，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

没错，正是昨日傍晚和自己谈心的钦差大臣莫洛。

十八、哀兵祭旗 (721)

三声大炮斥空而过，号角手将长长的画角高高举起“呜呜”一阵悲鸣，空寂的峰峦回音不绝，惨淡的阳光下，冉冉升起一面明朝黄龙大旗，“皇周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十三个大字，放射出惨淡的幽光。

十九、举兵反清 (770)

吴三桂猛然转身，紧紧地抱住了圆圆，喊道：“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只有你在支持我，帮我推那大石头上山。要是失去了你，我就全垮了！圆圆！……”

二十、饮马长江 (797)

八面玲珑到达长沙王府时，正是上午，吴三桂正在召集群僚商议军国大事，听说八面玲珑到了，他心中立刻火烧火燎起来。

二一、各奔前程 (838)

正当他们忘情地享受着亚当夏娃初尝禁果的乐极欢爱时，却突然传来一声炸雷。

二二、西北投降 (870)

汪士荣当场被骂死。

王辅臣惊得浑身起慄，想想康熙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赠送豹尾银枪，放回自己的儿子，不觉泪下，摆摆手说道：“周先生，望勿食言，我……我……降了。”

二三、亲征大战 (898)

吴三桂见众人既不说话也不离去，好生奇怪。他不知道他已经在迷睡中过了三天三夜，而这三天三夜又着急死多少人，害怕死了多少人。

二四、大梦烟云 (947)

守在旁边的宫女连忙撩起吴三桂的龙袍，只见他身下泻痢，如射箭喷涌，不能禁止，她们都大惊失色地跑开，找东西好为皇帝净身。

二五、世藩继位 (989)

吴世藩感到，登基登得窝囊，仿佛自己就像一个自己确立名份的私生子，在登基的大喜日子里，他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无边无涯的悲哀。

二六、誓死血战 (1047)

王屏藩又遑开左右，自叹道：

“实乃天灭我也，我死更不能待矣！”

随即拔出宝剑，自刎而死。

二七、阳平关头 (1082)

但是，一切都已来不及了，败局已经是不可挽回了。只见谭军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人喊马嘶，杀声震天……

尾 声 (1115)

十四、帝王斗法

尚之信欣然接受，他把一小杯烧刀子灌入口中，那烧刀子入喉火辣辣一条线，直贯丹田，他觉得浑身燥热，便即解开胸前的扣子。

对于吴三桂来说，他心中那个念头无时无刻不在震撼着他，他想，他是该把那个念头付诸行动了。

吴三桂再也不能等了。

是的，他还沉溺于他的声色大梦。

可是，谁又能知道，当他沉溺于声色大梦之时，那个伟大的观念在他的灵魂中激起的波涛呢？

是的，他再也不能等待了。

然而，当他在昆明平西王府里蠢蠢欲动的时候，在北京的紫禁城里，那位聪明绝顶的少天子也在沉思，在叩问。

他看得清楚，也观得明白，吴三桂的所思所想，他的一举一动，似乎全都在他的意念与明察秋毫之中。

是的，康熙也该行动了。

他也不能等待了。

吴三桂开始了行动。

康熙帝开始了行动。

但是，在狂风暴雨的倾泻来临的前夜，血与火的较量似乎仍在黑暗大幕的后面进行着。

平西王不上钩

十一月初头，北风从长城外吹来，华北平原卷起漫天旋转的灰尘，这是结冰的季节了。夏秋两季，辽阔的田野遍布葱绿的庄稼和草木，密密丛丛地遮蔽着远近的村庄。而今，庄稼倒了，草木凋零了，每个村庄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风变成没遮拦的小霸王，打着响亮的唢呐，象一匹放荡不羁的野马到处狂奔，跑过荒寒无边的野地，跑过空虚的村街，无理地摇撼着人家闭紧的窗口，时时还扬起大把把的沙土，撒向人家的窗户。风驱逐开人类，暂时统治了这个世界。

混沌沌的灰色天空，稀疏地点缀着几颗星斗，干冷干冷的寒气，冻得星星也直眨着眼。

帝都紫禁城内。

康熙在书房中凝神沉思。阵阵北风吹得宫灯摇曳不定，窗外不时传来枯枝折落的声音，更增添了内心的烦闷。

他又在想怎么处置三藩之事。一时竟想不出个好办法。他有点烦躁，只是在书房里转圈子。他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这样烦闷沮丧的时候，就是亲信大臣，内侍太监也很少看到。他一向用这种方法来造成人们对于他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他又自信这是锻炼气度的最好方法。

少年康熙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天才，并不乏自信。不是吗？自从八岁即位，小玄烨的惊人的政治天才，便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与展示，仿佛天生的一个政治家。十二岁时智擒鳌拜，夺回皇帝亲政权。自十三岁始，便亲自处理各种复杂的国家问题。令人惊讶不止的是，年岁尚幼的少年天子，在边防、内政、饥荒、民政官吏、水利、漕运、冤狱

等各种问题错综而来的复杂局面前，竟然没有一次失误！并且还表现出一种爽朗豁达的气度，重大问题处置得极为妥贴出色……

他不想在处置三藩这件事上摔跤，他想创造中国历史上的另一奇迹。

但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根据来自各种渠道公开的、秘密的消息与令章都表明，三藩之势日益显赫。平西王北京有底线有势力，他在三藩之地也有各种眼线，可谓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双方对对方的动态大体上都清楚。他将三藩刻入廷柱这件事，早已传到三藩王宫。而三藩密聚于平西王府的事儿，他也早已知晓了。但谁也没动，三藩与朝廷都在等。

等什么？似清楚又不清楚。

吴三桂等少年天子宣布撤藩。小康熙等吴三桂们请求撤藩——那刻于廷柱上的字也是故意抛出的一个不言而喻的信号：皇上迟早要解决这件事，要永保富贵还不如自动请缨。

然而三藩不动，不请求。

是在加紧准备成熟时再“请求”么？还是逼皇上公然撤藩藉以找借口举兵……不管怎样，要想办法提起这事，动中求出路，此乃既定策略。但一下子却又苦无良策，康熙觉得烦闷。

良久，他心中一亮：找傅宏烈！他不是提出撤藩密奏吗？如何撤，他当有成算吧。

对，马上去找傅宏烈。康熙向来行为果断，办事大刀阔斧，干净利落。顾不得风高夜寒，只带两名随身侍卫，青衣小帽著便服去到傅宏烈住处。

自从傅宏烈被解押到京城，康熙帝便命侍卫总管张万强，寻找一秘密之处，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傅宏烈隐藏起来，这样既可保证傅的人身安全，又便自己垂询。康熙执政以来，曾多次微服私访，对秘密出宫之事已是驾轻就熟。

主仆三人三拐两转，便来到一处隐秘之处。君臣见过礼后，待弄

清皇上来意，傅宏烈才悠然说到：“为臣没有想到妥善之策，只是想到三藩应撤而上奏。但为臣被押解来京途中，路遇一个奇士。他是个年轻举人，曾和为臣在船中畅叙三天三夜，说到撤藩之策……”

“噢，想不到竟有山野庙堂之外的人！”康熙很兴奋，他非常喜欢搜罗人才。

见到皇人对此人如此关注，傅宏烈便把自己和奇士邂逅相遇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盘托出。

那是半月以前……

红艳艳的天空中，旭日象醉汉的面孔涨得通红从树后出现了。大地上覆盖了白霜，干燥而坚硬，在行人的脚下，踏得簌簌作响。一夜之间，白杨树上的叶子完全落光。在那片荒地后面，望得见一条长长的碧绿的波涛，一阵寒风吹过，便翻卷起白色的泡沫。

天近傍晚，嚣闹的天津码头又驶来一艘大船，看那豪华气势，必是官船无疑。船到码头停下，接到通报，说最后由天津到朝阳门一段水路不通。看来坐船走已不可能，只有步行进京了。

看这艘官船上，有四人引起了乘客们的注意。其一便是潮州知府傅宏烈，在他的身边紧紧跟着两名满口京味的笔帖式，另一个则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从他的衣着打扮便可知此人应是文人出身。只见他穿得相当单薄，只穿一件打了补丁的灰色粗布袍，光着头没戴帽子。从交谈中得知此人叫周培公，是个举人，因入京会试，提前动身出发。走到德州，所带盘缠已经用完，只得卖字度日，被下船散步的傅宏烈遇上，两人经过一番简单交谈，便相互视对方如知己，形同忘年之交。傅宏烈见周培公同自己脾性相近，志趣相投，且又是同路，便随便邀他上船畅谈。两人真是相见恨晚，相互为对方知识渊博所佩服。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文韬武略，都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兴趣所致，不时爆发出阵阵开怀的笑声。

听舟子说下船改走陆路，傅宏烈不禁皱起了双眉，神色黯然，他从怀中取出一包散碎银子。轻轻推到周培公面前，说道：“培公，下舟

后我们就不便同行了。这点银子实在拿不出手，却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还是带上，聊作补缺……”

“究竟为什么？”周培公面露惊异之色。

“唉！”傅宏烈叹息一声，勉强笑道：“真是对不起，一路之上怕你担惊，不便相告，其实我有难言之隐。别看我乘坐官船，摆设阔绰，谁能知道我是朝廷的犯官，是入京领罪的。下船戴了刑具，铁索镣铐的，君在我身边，那像什么？”

“这是真的？你不会骗我吧！”周培公大吃一惊，因为同船数日，傅宏烈从没有谈及此事，从那两个笔帖式对他的恭敬态度来看，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这个学识渊博、仪表堂堂的中年知府入京升迁呢！周培公迟疑片刻，才急忙问道：“为什么呢？”

“这的确不假。”一个笔帖式解释，“傅大人奏请撤藩，得罪了平西王被平南王拿了，本来在广州就地处决，皇上却降旨要刑部和大理寺会审议处。这官船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图海将军特意关照杭州的将军妥为护送的……”

“兄弟，”傅宏烈一路听周培公不遗余力地评批吴三桂，早已认定他是知己，见周培公气得发呆，便笑道，“一路听你高谈阔论，你不但文章好，而且很懂兵法，眼下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千万不要自弃。本想给你写封推荐书，只是考虑到我目前处境，不但无益，反而招祸，兄弟你好自为之。”

“好吧。”周培公双手将银子轻轻推回，目光深情地盯着傅宏烈，说道：“我们就要分手。八天来的倾心长谈，周某永世难忘。君以知己待我，我必以知己报之。不过这银子我不能要，你还吃着官司，比我更需要钱用……”傅宏烈听着，心里一阵难过，鼻子发酸，眼圈不禁有些发红，只低头说道：“恐怕未必用得着了……”

天威难测，自古伴君如伴虎。傅宏烈心里明白，此去必定凶多吉少，轻轻叹息了一声。一时间，舱里变得沉寂下来，外面波涛撞击舱板的刷刷声听得清清楚楚。周培公吃惊之余，逐渐冷静下来，闪着幽幽

的目光沉吟半晌，问道：“图海与大人是故交知己？”

“原先也不认识，”傅宏烈说道，“前年他因事被黜贬到潮州，我们相处一年。此人颇具肝胆。我们又都和吴六一要好，吴六一调任广东总督后，荐图海做了九门提督，兼管步军统领衙门，才回京没有多少日子……”说罢又叹了一口气，“可惜，吴六一到广州便暴病去世。他若在，我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

周培公听了，眼珠一转，突然笑了，俯下身子对傅宏烈说道：“君不闻李青莲诗乎？‘向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我料当今皇上圣明，必不肯轻易屠戮贤良，大人此行，看来是有惊无险！”

傅宏烈几天来摸透了周培公的秉性，虽然谈锋极健，却从不肯妄言断语。他对吴三桂、耿精忠和尚月喜三藩的割据势态、军事经济情形的了解，都有独到的见地。看来，他说这话并不像单单为了安抚自己，遂笑道：“培公这话又是出语惊人！”

“大人，这只是想当然。”周培公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面，沉吟着说道，“日前我们闲谈，大人曾言及皇上近日三番五次召集大臣商议撤藩事宜，以学生看来，和大人的事连在一起，便有了文章。”

见傅宏烈和两个笔帖式会意对视，周培公微微一笑，又道：“要撤藩了！三藩已成气候，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朝廷岂能容他们胡为！道理我们已经探讨明白，天下只有一个，不容二主并立，天心、民心、国情就是如此。”周培公侃侃说着，舒展地仰了一下身子，好像他并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举人，而是一个国家重臣廷对奏议：“从来朝廷撤藩，有三种办法，或如汉高祖游云梦，车前力士擒韩信；或如汉平七国之乱，明诏硬撤，不惜一战；或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筵桌上一席话，天大的事化为乌有。不知当今我主选择何种方式。”

傅宏烈听着，觉得很有道理，频频点头，突然若有所思地怔了一下，说道：“不过，圣上下诏锁拿我的谕旨说得很清楚：让刑部和大理寺从重议处。事情未必就那么简单吧！前汉主张撤藩的晁错，不也被……”

“千古艰难唯一死——邓汉仪可谓勘透人情！”周培公哈哈大笑，“君也是当局者迷呀！你在广州已经判了死罪，还怎么个‘从重’处置？锁拿进京，显然是皇上为了救你，保不定大人还要升官呐！”

“皇上如果不撤藩呢？”一个笔帖式见周培公说得如此笃定，有些不服气，忍不住上前问道。

“国家岁入三千七百万两银子，”周培公调头一晒，不屑地说道，“吴三桂独自拿去九百万，耿精忠、尚可喜每人是五百五十万——这还不包括其他的帐，仅凭此一项，假如你是主人，你能容忍你家奴才如此行事吗？”说罢，端起桌上已经凉了的茶一气饮干，接着又道：“傅公，同你几日，耳听目濡，真乃三生有幸。今日别离，我有一言进谏，不知可肯见纳？”傅宏烈心知周培公必有忠言相告，急忙拱手道：“请讲，必当洗耳恭听！”

“看君相貌，度君才学，听君言谈都不愧为国之奇士。”周培公先捧了一句，“但君心过于实，情过于痴，切记谨防吃朋友的亏。”

傅宏烈一怔，一时弄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周培公见他一脸困惑的样子，遂点拨道：“君请撤藩乃是密折拜奏，吴三桂从何得知？君子处世之道，在于守中而不务外，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会。古人尚且一饭之恩而千金相酬，周某倘有寸进，必当报答大恩！就此分手了！望君多加保重！”言毕，身子一躬便钻出船舱，飘然上岸。傅宏烈急忙奔出舱来，连声高呼：“培公……银子……带上银子……”

只见狂风席卷码头，将周培公的粗布夹袍吹起老高，尘土纷纷扬扬落在身上，却不见他有丝毫瑟缩畏寒之感。见傅宏烈和笔帖式追出舱来，只拱手说道：“大人请回，二位请回，后会有期！”说完，毅然转身迎风而去。

傅宏烈一直目视着周培公的身影远去、远去，最后消失在茫茫暮色里……

“就是这样，罪臣与他中途分别，现今不知其去向。”傅宏烈缓缓

抬起头来，神情忧郁，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与周培公的离情别绪。

“真乃奇人！”康熙禁不住连连点头感叹，“世上竟有这样的人，透人肺腑，出语惊人，真是上天有眼那……朕一定要找到他！”

从傅宏烈那儿出来，康熙顿觉心情舒畅，轻松怡然。苦闷的重荷，从他的精神上离开了。效法赵匡胤，席前夺兵，永除三藩隐患，小皇帝暗下决心。

次日一早，一道圣旨颁下，十八岁的康熙要同时召见平西王、平南王和靖南王三位异姓王爷，虽然是要杯酒撤藩，但他给三位王爷安排的归宿还是满不错的：削藩后，三王爷各回原籍享受王侯富贵，待遇则从优从厚。

诏书飞骑南下。康熙在耐心等待。

吴三桂接旨后，立即派飞骑通知平南王、靖南王前来会面相商大事。

匆忙赶到的靖南王耿精忠与广东来的平南王之子尚之信和吴三桂并肩而坐。他们在列翠轩前一边观赏歌舞一边密晤磋商。

三王之中，数平西王军队最多，气势最大，重大决策自然一般由吴三桂制订，其他两王只是唯其马首是瞻，他们也深知三藩休戚与共的道理。

吴三桂呷了一小口茶，说道：“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小皇上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已经吹起冲锋的号角，现在就要看我们如何对敌了。”说完，命人拿出皇上的诏书，让尚之信和耿精忠传看。

“二位贤侄有何高见，不妨说出来共同商磋。”吴三桂问道。

耿精忠忧心忡忡地说道：“皇上下诏令我们入觐，这决不是偶然，而是别有用心，我说还是不去为妙，小心为上。”

吴三桂听着，不禁微笑道：“若我们不去，小皇帝趁机捏造罪名，大举伐我，陷我于不利地位，不好。”

“你看怎么办才是万全之策？”耿精忠用手肘捅了捅迷醉歌舞，对谈话内容有点心不在焉的尚之信。

“不用担心，”尚之信咧嘴笑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世伯挡着，咱弟兄就不用瞎操心这份心了。”

看到二人面露不信任的表情，尚之信接着道，“这次进京，不能不去，但也不能全去。”

“此谓何意？”吴三桂，郑重其事地问道。

“不去没有理由，这样就会使康熙抓住我们的把柄，进而出师有名；全去则危，弄不好，一个鸿门宴就把我们连锅烩，进而全盘皆输。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万全之策，从目前情况来看，靖南王和父王可北京入觐；世伯却不可以去。世伯资深望重，不去皇帝也是干瞪眼，只要世伯不入京，小皇帝就不敢动手发难，父王与世兄入京则会平安无恙。”

“言之有理。”

吴三桂不由自主地拍了拍尚之信的肩头，喜悦之色溢于言表，“想不到贤侄竟有如此高招，真可谓英雄出少年！哈哈！”随即吴三桂站起身来，大声吩咐手下道：“马上起草折报，就照尚世侄说的意思办。”

吴三桂终于拍板决定了。

大计已定，心情舒畅，吴三桂笑着对耿尚二人说道：“你们不是挺欣赏我这里的轻歌妙舞吗？那就请再观赏一下苗女五姊妹的精彩节目吧！”

话音刚落，只见列翠轩东厢房的帘栊一挑，走进来五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她们怀抱琵琶，身佩珠翠，莲步轻移随仙乐翩翩起舞。其中有两位名叫陈翠，阿绢的尤为引人注目。她们粉黛淡施，蛾眉轻扫，双目生辉，明眸传情，满身珠光宝气，更是艳光射人。

耿、尚两位王爷简直看呆了。尚之信手托下巴，凝神注目，没有喝酒，却已经醉了，不禁击节称赞道：“老世伯好艳福！”

“哪里话，此乃杭州知府前天专门送来孝敬我的……”吴三桂不禁脸上一红，他早已对阿翠、阿绢领教过了。尽管后宫侍妾不下千人，